

正
誼
堂
文
集

序

傳有之言有物行有序斯二者其行文之樞要乎雖然未易言矣從容乎道德之途游息乎詩書之府而又熟於左國以來相承之義法神明而變化之而後發之於文如張五都之肆足以應萬物之求如馭輕車駿馬於平原曠野之中而不失其步驟吾友董君覺軒與余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出宰江右其政績多有可紀自其少時己有志於古文之學發先人藏書數萬卷上自六經旁及歷代諸史下逮百家諸子與夫雜家小說者流過目而成於誦故其文繁稱博引足以達難狀之情而

秩然咸中於條理今取其集讀之知其於吾言必有合也始余弱冠後館陳氏之舊雨草堂而君館徐氏之城西草堂是時余與陳氏昆季方爲科舉之學力務進取而君與徐柳泉先生習獨好爲古文岸然而負異余嘗語之曰勤一世之力以僥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君之爲古文是也夫文之傳於後者未有不傳以名位而聲施遠焉者也且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將第爲後世之名計耶君用其言由是稍稍爲科舉之文亦遂取科第以去以循吏稱今距君之歿已七年矣他所撰集多已刊行唯古文二十四卷藏於家未付削氏

今年春其門下士等將校刊之問序於余且屬爲刪定
余惟君之文皆其晚年所手訂而余嘗參酌其閒無庸
更易丁敬禮有言他日誰相知定吾文者念此益不敢
以意爲去取矣獨念交君前後垂四十年蹤迹所合於
兩草堂爲多逮余自隴中旋役而君亦歸自江右時徐
先生與陳氏昆季皆已前卒獨余與君猶得於晨星寥
落之餘幅巾杖履時相過從而君意氣猶昔靳靳於文
字之閒不改初度自君之歿而余以孤輪隻翼益漠然
而無所嚮今檢君遺集泚筆而爲之序蓋不知涕泗之
何從矣時在光緒辛丑歲六月上澣年愚弟陸廷黻序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一

序

逸湯誓考序

徐校宋元四明志序

兩浙令長攷序

甲丁鄉試同年錄序

甬上宋元詩畧序

黃氏一家稿序

怡善堂遺稿序

陶子綸撰廬詩集序

紅犀館詩序

清芬館贈言序

毛對山醫話序

卷二

序

應氏宗譜序

吳氏家譜序

鎮海謝氏家譜序

施氏家譜序

青雷錢氏宗譜序

忻氏亦政堂支譜序

卷三

序

送江撫劉公歸養序

送劉文枏觀察移皖中序

贈陳魚門太守序

贈孫峴卿同年序

卷四

序

左侯相七十壽序

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胡研生先生七十壽序

陳子相先生七十壽序

陸崇階先生六十雙壽序

陸漁笙六十雙壽序

邱翰卿六十壽序

費曼書六十壽序

袁葦孫五十壽序

陳鈞堂五十壽序

葛豫齋五十壽序

再從嫂張孺人六十壽序

卷五

書

與趙撫叔論臧輯韓詩遺說書

與蕭孝廉書

答劉博士論周禮書

答朱少文論禘祫書

卷六

書

奉撫部李公書

與崔第春同年書

奉邊方伯書

卷七

傳

沈勤毅公傳

彭文敬公傳

臨江知府邱公傳

旌孝蔣君傳

二弈人傳

余君春源家傳

陳君雲屏家傳

蔡君敬齋家傳

張君耐菴家傳

嚴贈君笠舫小傳

金八姑傳

劉氏三節婦傳

孫烈婦傳

二孝婦傳

葛節母徐孺人傳

卷八

傳

鄞縣志樓鎬傳

鄞縣志盧杰傳

鄞縣志董氏二節婦傳

鄞縣志郭節婦傳

鄞縣志沈氏貞節合傳

慈谿縣志費綸金傳

先文學公家傳

先訓導公家傳

慰堂先生家傳

卷九

記

重修東鄉縣學記

重修建昌縣學記

重建育嬰堂記

恆德堂記

球山義學記

啟文義學記

善教堂義塾記

留餘書塾記

鄭氏思本堂義莊記

卷十

記

櫟木廟記

岱山廟記

重修賀成廟記

重建蔦蔭廟記

石浦王公廟記

石池廟附祀夏公記

李文定公祠堂記

錢忠節公祠堂記

沈文肅公祠祔祀林夫人記

匯川講堂記

景賢堂記

卷十一

記

城東王氏祠堂記

鎮海葉氏祠堂記

富壽堂記

懷峴山房記

枕濤樓記

重建龍津橋記

牟府君畫像記

亡室秦安人對月圖記

卷十二

碑文

重修甯波府城碑

臨江營新署碑

重修瑞昌縣署碑

省城鄞縣會館碑

重修文昌閣碑

它山淘沙田碑

重建安豐隄中閘碑

沙溪放生河碑

卷十三

碑文

甬東天后宮碑銘

重建費大將軍廟碑銘

杭州張忠烈公祠堂碑銘

帥文毅公祠堂碑銘

重修天童寺藏經閣碑銘

江西貢院新石池銘

卷十四

墓碑

提督湖北學政光祿寺卿贈侍郎世襲騎都尉諡

文介馮公神道碑銘

武顯將軍前蘇松總兵官李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前雲南布政使蕭公神道碑銘

三品銜江蘇補用知府陳公墓碑銘

臺灣鎮左營遊擊金君墓碑銘

候選員外郎贈通議大夫王君墓碑銘

贈朝議大夫錢君墓碑銘

卷十五

墓碣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繆君墓碣銘

殉難江西候補府經歷贈鑾儀衛經歷世襲雲騎

尉湯君墓碣銘

工部營繕司主事謝先生墓碣銘

兩浙候補鹽大使毛君墓碣銘

封奉直大夫中書科中書張君墓碣銘

內閣中書舍人吳君墓碣銘

贈奉直大夫中書科中書童君墓碣銘

贈徵仕郎董府君墓碣銘

卷十六

墓碣

國子監生陳君墓碣記

贈文林郎國子監生袁君墓碣記

江蘇大河衛千總戴君墓碣記

錢君籍香墓碣記

奉政大夫賀君墓碣記

張氏典史君庠生君父子合葬記

王氏指揮君奉政君父子合葬記

何氏甥墓石記

卷十七

墓表

封奉政大夫謝先生墓表

姚復莊先生墓表

光祿寺署正盧先生墓表

景甯教諭施先生墓表

贈朝議大夫陳君墓表

贈奉直大夫王君墓表

五品銜會稽訓導陳君墓表

國子監生錢君墓表

卷十八

墓表

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四品頂戴華陽縣知縣陳君墓表

運同銜貴州龍泉縣知縣彭君墓表

奉直大夫鄧君墓表

布政使經歷銜贈中議大夫牟君墓表

先府君墓表

叔父廉卿先生墓表

季父慰堂先生墓表

卷十九

墓志

按察使銜署兩浙鹽運使分巡金衢嚴道贈太常

寺卿世襲騎都尉諡武烈繆公墓志銘

盧六橋先生墓志銘

周葵圃先生墓志銘

中憲大夫歐君墓志銘

中憲大夫道銜候選員外郎蔡君墓志銘

袁筠谷墓志銘

贈朝議大夫吳君墓銘

孫恭人墓志銘

趙夫人墓志銘

董恭人墓志銘

椿兒埋銘

柄兒埋銘

行狀

烏魯木齊都統鏗僧額巴圖魯世襲二等輕車都尉太子太保薩爾圖果敏公行狀

朝議大夫直隸宣化府知府鄭公行狀

請旌表先孝子公事狀

卷二十一

論議

昭穆論

女媧論

辛巳常雩祭服議

正誼堂文集目錄

七

爲人後者子孫降服本生議

駁崔三過失殺父議

卷二十二

書事

書殷孝子

書貞孝應氏女事

書吳家山遺事

書癸卯水災事

書寶順輪船始末

卷二十三

題跋

明州繫年錄題詞

吳平贊言題詞

汝東判語題詞

晦闇齋筆語題詞

四明詩幹題詞

萬柳堤唱和詩題詞

朱氏鄞縣志跋

錢氏鄞縣志跋

南天痕跋

它山圖經跋

甬東正氣集跋

甬上宋元詩略跋

梅墟廟仙隱二字跋

宋昭烈公廟碑跋

顏魯公書東方朔像贊跋

半圃圖跋

清江縣署親民堂記書後

卷二十四

贊
誄
辭
祭文

周烈士贊

陳氏祠祔祀六畫像贊

方夢香像贊

同知銜國子監典籍周君誄

陳清甫舍人誄

王烈婦誄

胡山甫招辭

袁維岳哀辭

盧菽園哀辭

禱雨文

正誼堂文集

目錄

禱普濟龍神文

禱城隍神文

正誼堂文集卷一

鄧董沛孟如

序

逸湯誓考序

當代宏碩之彥咸尙漢學夫劉祚四百去古未遠經師
踵武授受親切下視宋元憑臆解經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然其時講席各尊所聞師傳既殊門戶遂判經說同
異天子制詔以臨決之而復駁許箴何詰難不已概曰
宗漢孰適主也今專門之學惟知墨守工其佞悅萬口
一聲微或乖違律同非聖甚乃據他引之文改本經之

字信傳解之說訾古書之譌高立崖岸自命游夏此近
儒之痼疾也殷湯遭旱禱天有誓顧其篇名同於伐桀
經有論語傳有國語子有荀墨尸呂凡所徵據胥本禳
災之作鮮涉革夏之事中厄秦火兩誓俱燼濟南口授
伐桀之誓僅存禱旱一篇於焉絕矣然古文灰滅散見
尙多儒墨雜家章灼可考棘下生手注論語實引墨說
而原標大旱率指伐桀強甲比乙墨始受冤班固韋昭
貽惑滋甚東晉尙書剽誓爲誥淆亂舊籍誣罔聖經自
宋迄今明正厥罪顧諸家能攻梅氏之非猶沿孔君之
誤但知爲伐桀之誓之逸文不知爲禱旱之誓之賸簡

於是援孔詰墨揣其增竄執子孫傳聞之言疑祖父親見之策過尙漢學流極至此雖喙之長惡能解哉粵惟古先哲王遇災修行六事責躬不憚己犧爲天下請命心軫乎兆民而誠格乎上帝記言於太史而垂範於將來雖梁隋季世偶罹旱災猶舉理獄振困進賢黜邪諸事明布爲令用殷禮也而原書久佚舊典殆湮徒有旁引之辭莫任補亡之責識者懼焉同叔先生篤嗜經訓博綜羣言融會漢宋無所偏倚爰作逸湯誓考一書根據先秦以糾眾難汎覽曲證敷暢厥辭數千百年沈鬱晦塞之篇粲然復著誠先聖之功臣曠世之傑構也猥

以弁文命及下走謹述大旨，贊於簡端。固始蔣湘南云：爲漢學者，斥宋之專；爲宋學者，譏漢之瑣。要其尊仰周人手定書也，吾從周曰：周學而已。蒙習斯語，心竊取之。三復是編，亮哉其周學乎。

徐校宋元四明志序

地理之書，昉於禹貢。土訓、誦訓，所掌其遺法也。秦變封建，亦有圖籍。鄼侯入關，得以收之。然郡縣專志，兩漢四百年未有聞焉。六朝以來，若顧啟期之婁地記、山謙之吳興記、雷次宗之豫章記、鄭緝之東陽記、朱育賀循之會稽記、殆郡縣志之權輿乎。顧其書皆不傳，其傳

者自北宋始真宗景德中詔諸路州府軍監校勘圖經編入古蹟而上諸朝天下守長咸事編纂吾四明亦以其時始有專書舒信道西湖引水記常引之厥後李從事再修於大觀初卽爲張州將乾道圖經之祖本羅參軍之寶慶志猶其後也近今所傳以乾道爲最古次則寶慶而北宋二志不得與朱長文吳郡續記並留於天壤間亦可惜己吳履齋出判慶元其屬僚記其政績爲開慶續志傳一人之事而冒一郡之名論者以爲非體元則清容之志最有盛名至正中王甯軒續之門類皆仍舊例其書出遂初之手固延祐中同修者此宋元四

明志之大凡也。於時屬縣鄞奉並有專志。而今亦散亡。惟大德昌國志幸有傳本。我

朝開四庫館。宋元郡縣志著錄僅二十家。吾郡實居其四。乾道至正猶未收入。蓋當時無人採進也。一邦之責。甲於天下。文獻所徵良可寶矣。往者謝山全氏有宋槧寶慶開慶二志。後入趙谷林家。今不知留落何所。鄞之抱經樓尚有開慶宋本。此外宋元志諸家所藏並係傳鈔。魯魚壺矢。譌謬相踵。從未有彙而刻之者。同叔徐先生宏雅好古。留意桑梓。乃發舊藏。及借諸鈔本。校正脫誤。付之手民。塗乙之故。具於別錄。爲札記二十卷。補遺

二卷又纂佚文四卷作者傳二卷雜錄二卷餘考一卷
均署曰校刊記神明煥發頓還舊觀然後四明五志洎
大德昌國一編俱足爲藏家善本非特吾郡不可少之
書也魏吉州它山備覽雖以一隅水利而亦宋人舊帙
并附刊焉剗劂告成庋板廿載兩遭劫火幸無缺佚比
先生修鄞志復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將益整次以成完
書而先生遽歿復束高閣矣光緒戊寅郡守宗公將有
事圖志而聞徐氏之書尙祕篋笥乃出俸金屬先生嗣
子隆壽印行之隆壽請於陳徵君子相合前後各校之
本重爲補綴傳之於世原有校刊記自佚文以下仍附

本書惟札記多未定之說先生欲改而未是正者今姑闕焉自明以降郡縣圖志靡國不舉然多蕪穢凌亂之作古法蕩然惟宋元兩朝猶存唐以前謹嚴之意卽以浙中論之嘉定之赤城志景定之嚴州志至元之嘉禾志乾道咸淳之臨安志嘉泰寶慶之會稽志以及高氏剡錄常氏澉水志諸書皆嘗覽其大略簡而有法繁而不支與吾郡六家實相伯仲足以示後來地學之準而吾郡藉徐先生之力俾此六家之書粲然復行洵有功於文獻者也余在鄉里與先生商推是書蓋亦有年今服官江右聞是書將已傳布引領東望實獲我心隆壽

書來屬序其始末乃備述原委以弁之簡端

兩浙令長考序

兩浙地志唐以前無完書零篇斷簡宋人所徵引者若錢塘會稽吳興東陽臨海諸記亦寥寥焉今之傳本自南宋始杭志一家湖志一家越志二家明志三家台志睦志亦各一家其書述當代官吏備具交替年月而前朝頗略州郡以上名位稍崇尚多遺漏令長微秩或一代無一人或一縣無一人其所收者殊不廣矣余以道光丁未登范氏天一閣繙閱元明浙志四十餘家其後登盧氏抱經樓續閱

國朝浙志六十餘家又其後借慈谿王氏書復得五十餘家大率前後相襲無甚異同一二好古之士如萬季野杭堇蒲錢竹汀諸君預修郡縣志亦復未能賅備況其散乎丙辰之春假館徐氏徐氏多藏書乃有兩浙令長考之作上溯秦漢迄於吳越先采史書次及方志次及金石次及詩文次及類書說部之屬作輟三載略具藁本凡令長八百餘人丞以下二百餘人私念載籍無窮耳目有限前人之誤吾知之吾之誤吾不能知也天假歲月續有見聞庶幾增多裨我鄉國故祕之篋衍歷二十餘年旣而思東南遭亂圖冊灰燼七十餘城之中

安能徧索藏書如吾之所見者乎志乘官修期日迫促
往往心知某家囊笥之物而人地相左或不能副其所
求此千百人雖未必窮天下之書已足補南宋以來諸
家地志之闕爰付削氏以冀流傳後之人與我同心因
是而補正之卽以吾書爲糠粃之導可也

甲丁鄉試同年錄序

同歲生之稱由來久矣同舉進士則稱會試同年同登
賢書則稱鄉試同年舊制鄉試有定額合天下同年不
過千二百餘人咸豐以來南北交訐相臣將臣四出撻
伐急公之士咸出己財佐理軍餼

朝廷嘉其忠義增鄉試中額以獎予之於是有暫額永額之別而其數稍贏焉省會郡縣屢遭寇陷道路梗塞輶車不前蕩定而後次第補行有合三科爲一科者有合二科爲一科者而其數遂益多吾浙選粵賊之亂停科者三同治甲子省垣克復次年始補辛酉壬戌兩科而以丁卯一科兼補甲子題名於錄者凡二百三十四人維時流氛尙熾回捻交興諸省計偕閒亦停阻故閩中以乙丑補甲子山左以庚午補丁卯黔中以癸酉補甲子關西以己巳補甲子庚午補丁卯滇南以丙子補甲子己卯補丁卯隴右分闈又以丙子補甲子蓋自

毅皇帝中興之三年十一省並舉正科至

今上御極之五年前後十六載而吾鄉榜同年錄始備其爲數也

玉牒九人京兆五百十六人江左五百五十八人

甲子兼戊

午丁卯江西三百四十五人

內甲子兼辛酉

閩中二百二十二

人中州一百五十四人山左二百十七人

內丁卯兼庚午

山右

一百四十二人楚北一百二十六人湘南一百九十六

人

內甲子兼辛酉

劍南三百五十五人

甲子兼辛酉丁卯兼壬戌

關西二百

四十五人

甲子兼壬戌丁卯兼庚午

隴右六十一人

甲子陝西劃留

名駐防一名於丙粵東一百九十九人粵西一百四十

子甘肅分闈帶補

四人

內甲子兼辛酉

滇南二百三十六人

甲子兼丙子丁卯兼己卯

黔中二

百十六人

甲子兼癸酉丁卯兼乙卯戊午

益之浙省爲四千一百七十

五人而副榜猶未計焉嗚呼盛哉以視舊額蓋三倍過之矣李絳有言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偶同科第安得有情此過中之論也然必聯合膠固以齒錄爲門戶黨援之籍如勝國末年之流弊則又慎矣彙而存之聊以誌科第之遇合遭際時艱有出於常格外者俾後之人有所考云爾

甬上宋元詩略序

鄞江詩派濫觴於漢唐黃公探芝賀監還鄉其初源也

有宋奎樓告瑞海隅日出之邦人文蔚起亦越南渡臨
安建都馮翊扶風遂稱輔郡名公卿連袂接踵郁乎有
文以洎山林隱逸寓公閨彥之屬亦各出其才筆更唱
迭和沿及元氏流風未艾考諸志乘列專集者百數十
家可謂盛也年運而往文獻衰替風霜之所剝蝕兵火
之所困厄南北流離之所散亡塵篇蠹稿什一僅存後
之人每欲網羅散失以存先輩文字之略而茫茫千載
前不見古人抑亦可慨矣明初鄭榮陽三世詩家也而
文獻錄所載宋詩無一人戴南江張東沙陸敬身遞有
纂輯皆詳於本朝而略於先代臬堂先生耆舊集出諸

家遂隱然杲堂於宋詩亦僅二十四家其於元詩則僅十二家也以吾鄞世嬭風雅又得主持元會者爲之參考舊聞而毫芒流落散見諸書多爲耳目之所不到此著述之不能無遺憾者也余束髮受書卽知留心桑梓每遇諸家遺集行於世者露鈔雪纂不惜餘力又廣求之山經地志詩話說部之類每獲一篇登卽收採先後二十年得詩家二百六十九人凡貫於鄞徙於鄞產於鄞者皆預焉而後宋元兩代之篇什始有可觀以視榮陽諸公非但不愧之而已昔謝山先生補甬上宋元詩託名其父原書久亡余從鄉人殷氏獲見其殘本祇五

十翻耳袁陶軒四明詩萃鄭三雲四明詩存按鄞詩頗
富而鄭本錯雜無序散逸綦多袁本稍清整然亦非完
書也此集之成庶足慰諸家甄錄之心而吾鄉詩派有
此重源亦藉以考見其崖略云爾

黃氏一家稿序

吾鄉世家趙氏史氏爲盛皆起於宋屠氏李氏次之皆
起於明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三四百年位望通顯至於
今不衰而黃氏起於唐季太傅完守鄉郡歷十八年之
久忠誠茂著其季子隸籍鄞縣自吳越迄

本朝列卿曹郎監司郡國守相牧令之屬纓紱相繼蓋

九百餘年矣世家之綿遠固未有先於黃氏者也以門才論之越之趙氏南宋已有家集而吾鄉無聞史氏有世寶爲史節章氏所輯屠氏有遺詩彙編爲屠宗伊氏所輯李氏有砌里文獻錄爲李鄴嗣氏所輯而黃氏在前明有家世淵源錄爲黃恕氏所輯其書雖亡南山先生曾爲作序以黃氏佳子弟稱之顧考其所錄皆傳誌文移敕牘碑銘諸類而於一家之著述固無與也俊生世講以鳳山令奉諱家居慨然念先世遺篇缺於收拾將愈久而愈不可問乃出舊藏訪宗老授書肆叢殘之本積有年月得作者六十八人詩若文數百篇一一整

比名曰黃氏一家稿壬辰六月手其全書謁余爲序余
讀而歎曰偉矣哉黃氏門才之盛也若昔連珠傳芳花
萼世綵石聲左臺遺芳道萃諸書其所採或一二世或
四五世或八九世惟王氏青箱之業遞傳至十三世號
稱極盛今黃氏傳稿鼻祖之作雖有目而無文三世至
二十二世復多散佚而自二十三世以下綿綿繩繩亦
遞傳至十三世較諸青箱無愧色焉非特吾鄉世家之
所不能逮也余前編

國朝四明詩網羅一郡凡千六百家黃氏則三十家其
爲俊生本支則十二家茲閱此稿增多二十四家閨秀

亦一家此足見他人之汎濫決不如子孫之專精其益
我非淺鮮矣抑吾更有請者太傅有德於明州諸子若
孫散居他處如同邑之石橋同州之象山定海同道之
餘姚同省之杭州羣彥輩出其著述必有可觀吾願俊
生廣爲搜採續而增之愈以見黃氏門才之盛當亦乃
祖乃宗靈爽所欣慰者爾

怡善堂遺稿序

怡善堂遺稿二卷吾友黃子穆太常詩文之僅存者也
太常精算法通曉時務家本海疆凡估客水軍舵工譯
使之輩咸擇其尤而與之習以故緣海險要及西番語

言文字機巧器械靡不諳練儲爲有用之學以應當世
同治初兩浙告平敘軍功授福建同知大府左文襄公
沈文肅公文文達公王文端公咸器其才交章薦舉而
文襄文肅尤重之倚如左右手參船政任臺防北援天
津西剿連鎮通籍十餘年凡軍事之利鈍民生之休戚
夷情之向背工作之良窳悉以咨問太常亦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往還書牘及所上條議積至數十冊其爲成
書者若沿海圖說丞臺淺見已付梓人圖說且呈

御覽餘皆屬草未定之本哲嗣家鼎屢請錄副以備鐫
刻太常未之許也先是法蘭西國有教堂在都城西華

門規制卑陋與民舍等自康熙以來相與安之及道咸之際大開海禁外國公使置邸都中其教亦相率而至高其開闔華其楹桷僭侈踰制逼近宮禁政府胥惡之而無以難也太常以同治六年入

覲過其堂憤形於色奏記政府曰此非制也請以公法與彼國使者言之如使者以教士非所統爲辭則請屬洋將回國與其主言之節相李公深韙其議而洋將德克碑舊預平浙之役曾授中國總兵太常前在浙與之同事相結納亦以太常之言爲然十一年返法都力請於主主允之越明年德克碑至中國復命於節相節相

檄太常赴都與法使會議文襄文肅亦勸之行太常方咯血力疾就道既入京屢次

召見

上嘉獎擢授知府事駸駸就緒而當時主北洋者以其功之非己出也力沮之遂復中變太常既嬰疾重以勞瘁至是逾憤鬱乘輪亟歸至上海疾革司計者李東水亦鄞人也竊其篋笥去數十巨冊之稿無一存焉未幾卒於家陳魚門太守固太常所從受業者爲召東水鉤之勿出不二年東水暴病死此稿遂不可復問矣嗚呼當世競言洋務率空談無實際太常之文皆躬歷目驗

而得者也使其尙存必有裨於疆事而乃以勞病之身
遭拂逆之境不得志而歸不及歸而死并其心血所寄
亦蕩然無遺此則可爲長太息耳太常生平余旣傳之
於鄞志黃訓導以周陸編修廷黻均有墓文於它事略
備而教堂一節言之不詳余故書其本末以爲遺稿之
序厥後主北洋者獲譴政府用太常前議移建教堂於
西什庫距太常之歿僅十有七年太常亦可以稍慰矣
此二卷一爲文一爲詩家鼎所掇拾裁二十二篇殊不
足見其長云

陶子緝撰廬詩集序

浙中詩派流弊滋多，冲淡如初白，而其失也枯簡練如
杲堂，而其失也澀幽秀如樊榭，而其失也僻通峭如頻
羅，而其失也纖至袁枚氏標神悟之旨，以法古爲摹擬
以創獲爲新奇，而於是街談巷議院本小說皆可以供
其詩料，而詩之道愈衰矣。近今學者起而矯之，其爲詩
也導之漢魏而參之齊梁，亦復古之一說也。然或規矩
準繩之中不能自出機杼，如吾意之所欲言而使之相
肖，則使掩其本題而移甲換乙以就之，而其詩皆可通
也。吾黨之士蓋有名滿東南而未免此弊者。今何幸而
得吾子縝之詩乎？余與子縝初見於京邸，未知其能詩

也。其同邑孫峴卿屢爲余言子縝之才。余始心重之。今年四月峴卿以事過四明。而子縝與之偕。余大喜。發其篋笥而讀其所爲。選廬集者。乃歎子縝之詩足以中吾浙而特立者也。詩之爲道亦綦難矣。深湛其思而無出以剽研鍊其氣而無乘以肆和叶其律而無蹈叫囂之塵。嚴正其格而無倚偏仄之調。然必其經史百家之學蘊釀於中。而後詞句之閒自然有書味。而第求工於詞句者。不能也。子縝之詩。吾有以知子縝之學也。而其詩之工。何待言哉。鎮海陳駿孫亦吾黨之能詩者。愛子縝之詩。以爲出余上。夫余何足以言詩也。願嘗持中正之

論以思救浙派之弊而幸得一子縝之詩可以張吾軍而申吾說也竊自慰其平日願望之私而歎吾浙之果有此才而轉恨其知之不早也子縝精小學銳意著書其齒甫踰壯耳俟之數年所進未可量也抑吾以詩推子縝亦惡能盡子縝耶

紅犀館詩序

象山紅木犀之名自南宋著高宗有御題詩胡尚書史相有疊韻詩竝載寶慶志爲吾四明故事咸豐庚申歐星北司馬倡詩社以紅犀名其館而延鎮海姚復莊先生爲祭酒其首集之題卽紅木犀詞也方是時象山之

能詩者司馬主之鄧譜荈孔曉園王紉香研農昆季左右之而吾鄞郭怡士從而先後之近自台越遠暨杭湖聞風而應者無慮數十家閩秀方外之作亦參列其間可謂盛矣社之例一月一舉雜擬古今體詩糊名易書而先生判其甲乙先生故以詩稱海內是集悉其手定兼採眾體不名一家壇坫風流無愧作者惜乎不及期年而遽以寇難輟也同治乙丑余客象山主司馬之弟仲真家仲真亦社中人也爲言當日簪裾之盛琴酒之樂已如隔世而姚先生歸道山亦一年矣嗟乎歲月幾何交遊非昔古人惓惓於聚散之際者良有以耳始爲

社議以二十四集遭亂不終今所編者凡十集爲詩千有餘篇梓而傳焉以紀一時之盛其於古人不知何如也吾安知後之人不又以爲故事而踵而詩之耶

清芬館贈言序

清芬館者鎮海王氏之書室也王於明爲右族凌衢先生以名進士宰永安稱循良吏厥孫師竹先生繼之權訓昌化耆年碩望著於一鄉昌化有子曰伸伸先生司教桐廬已歸田侍郎朱公特薦其學行

穆宗俞旨命往江蘇畀以親民之職而先生不出也三世名德旣郡邑所瞻仰而師竹先生父子復以書翰馳

譽東南一時通縞紵者大都名宿故其投贈詩文往往多馴雅之作師竹先生裝潢成帙歲一檢閱之而伸仲先生又錄其副以珍藏於家蓋有年矣道光己酉師竹先生歿越十六年伸仲先生亦歿中更寇亂清芬館圖籍散佚殆盡於是謝君遜聲伸仲先生甥也篤念外家思收拾當時之贈言以具崖略而前所裝潢之冊絕不可見惟手錄副本乃於塵封敗笥中得之遜聲歎曰此碩果也今不傳後世子孫何由知先人之懿美乎爰取原稿以畢昇板印之而益以昌化墓志桐廬行狀及朱侍郎之奏章祭酒之書總爲文二十二篇詩十二篇名

曰清芬館贈言而屬余序其首昔黃山谷有日記謂之家乘南渡嘗以進御而高宗深愛之山谷之甥徐俯遂召用爲翰林學士然徐氏當日不聞取山谷之書而刻之也太史公作史記未甚流布至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而蠶室之史始行由今觀之不特二千年之事燦若列眉也卽子長自序所爲揚其先芬者亦昭昭然矣通聲之刻是書俾王氏世德傳播於永久是亦平通之意也以視師川不且遠過之耶維我舅氏邱赤文先生精申韓之學遊歷南北當代名臣若王文恪盧敏肅栗恭勤諸公皆有贈言幾於盈篋余少時猶及見之自舅氏

之歿而其書不可問矣撫念疇昔竊悲吾外氏之衰而
深恨未錄其副也故序適聲之書而不禁爲之三歎焉

毛對山醫話序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不偏之謂也理而言
之曰正形而言之曰直氣而言之曰和醫家者流所以
養民之生而俾無天札昏墊之患也烏可以過中哉長
沙尙矣其書發先聖之奧而牖啟來學晉唐諸家謹守
繩尺不敢以議論相勝也醫學之分其始於宋金乎政
和局方偏左於熱南渡醫院率襲其舊蓋當時民氣柔
緩故以燥烈之方治之而其患恆至於燥陰河閒易水

起於金代北方剛勁多用刳伐之劑而偏主於涼禍亦相等。丹溪祖述劉張矯局方之弊而持陰不足陽有餘之論。沿及仲醇遂以石膏爲主治之要。景岳反之專言溫補。固亦東垣培土之一法也。而持議太甚。末流稜附之害視局方有過之者。皆不中之故也。天地之間中立爲人不中則不生而顧挾好勝之心著一書以抵前人之隙而卒自蹈過中之愆。經生家之祖漢宋大率類是而況醫家之書其流弊可勝旣乎。余少習醫初涉景岳旣而改從丹溪深知夫偏執之見不足以養民之生也。思以暇日研精其義通諸家之軌轍要之於中以示醫

學之準比觀毛君對山醫話一書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君博學多能工詩善繪事其於醫特一端耳然亦洞明
本原能究利病之所在而折衷之如行也爲中道如律
也爲中聲蓋無畸陰畸陽之偏勝者也以是論養生豈
猶有餘憾邪抑聞君選采醫說手錄二十餘卷當必有
進於此者異時重游滬上將盡發而觀之姑先以此序
留息壤之約焉

正誼堂文集卷一

正誼堂文集卷二

鄧董沛孟如

序

應氏宗譜序

譜牒之學莫盛於六朝世說新語注採諸家譜凡四十餘部皆史之支流也北宋歐蘇氏以縱橫二例定譜法而天下之爲譜者大率準此矣四明應氏南宋舊家也理宗朝參政衛公嘗進其譜賜名顯爵淵源錄異時從周介園家蓋一見之劫後訪此書絕不可得應之支有居吾鄞東鄉者其始自昌國來爲參政同族而舊所傳

鈔之譜，牴牾不合。參政世系見於大德昌國志者，略及其子孫而作僞者，情如也大德志非僻書，若繡燧定海志則更通行本矣。何以不檢照乎？芋園應先生吾家所自出者，仿歐陽縱譜以修家乘，未就而歿。同治庚午，其族人屬余成之余爲之發，凡起例所載名字官爵生卒子女婦族塋墓諸法，一本六朝舊籍而兼列傳狀亦歐陽氏例也。分之則各爲一房，合之則并爲一帙，諸不可信者退列於後以存疑焉。紹威之附昭諫，崇韜之哭汾陽，通人譏之，應氏亦無取也。草創甫脫稿，余將北行，應氏急於刊印，未及取清本一覆視，固不敢謂無謬也。然

以視舊譜則有間矣

吳氏家譜序

光緒乙亥吳甥能細續修其家譜而來言曰鄞之諸吳皆云出於宋丞相履齋先生稽諸史志雖無明徵而相傳已久至丞相以遷謫死未嘗葬於鄞者而鄞人於不知誰何之墓石乃鐫丞相之官周介園修鄞志曾駁之矣吾家舊譜爲傳廣文德榮所修尊丞相爲始祖而其後略焉而自明代以來別奉遷鄞祖爲一世冠於系表不若諸吳之譜自宋迄明纍纍然相屬也今將仍之可乎余曰可哉以丞相爲始祖者大宗之義也以遷鄞爲

一世祖者繼別爲宗之說也。丞相之官四明惠於吾郡者多矣。吾郡人蒙其澤尸祝至今而況其子孫也。然諸吳之譜余蓋嘗見之。稱某人任某官而宋元時無此官也。稱某傳贊出某人而宋元人之集無此文也。譌謬百端。固有不勝指者。是皆作僞之徒憑臆私造而不知自誣其先人也。廣文之修譜殆亦知諸家之譜之不足信而故闕之。而第云源出於丞相以存大宗之義云爾。於乎譜學之不講久矣。楊惲之楊从木不从手而其稱莽大夫也。乃曰吾家子雲。唐之白樂天亦通人也。乃曰白氏之先出於白乙丙乙丙則出於白公顛倒舛誤。至於

如此又何論後世之作僞者乎吾甚幸甥家之譜猶不失謹慎之意而願其世世子孫由是而續之毋惑乎作僞者之說也明年譜成乃述斯語以列之簡首

鎮海謝氏家譜序

鎮海謝通聲廣文續修其家譜告成辛卯三月自金華假歸乞序於余余閱而歎曰善矣哉廣文之爲譜也謝之先望於江左茲以始遷定海者爲祖大傳繼別爲宗之義也世系則總其族文心雕龍所謂註敘世統事資周普也世次則詳甯七公一支而其他姑略焉親所親也唐書李氏房從譜通志楊氏枝分譜皆支譜也宋以

來競稱歐蘇亦支譜也。稱府君者古金石文多稱其守相。今則稱其先人。柳子厚侍御府君墓表例也。殤及未娶者不稱府君。禮殺也。於祖父之名加諱字。蘇譜例也。婦或書名。魏晉諸譜例也。或書次第世說注中。羊謝諸譜例也。古法書女之所適。今不書。蘇氏例也。古法不書遷徙。今書。歐譜例也。錄制誥錄崇祀東家雜記例也。表科目表仕進旁行斜上之法。史遷取法於周譜。從其朔也。其表焉者族望也。魏晉譜書官爵例也。自甯一公之外。兼詳他支者。王荊公爲許氏世譜。歸太僕爲夏氏世譜。雖他郡之望。與本支不相麗屬。亦錄其顯貴者於譜。

中而非法也。此則同一本也。錄傳狀者，仿於東晉溫氏譜。歐譜從之。隋書經籍志以家傳入傳記，家譜入譜系，分爲二類。舊唐書仍合爲一也。錄塋墓者，楊氏譜附墓記例也。先之以第宅者，前卜居而後營兆也。又先之以家廟者，古人將營宮室，必先宗廟也。錄家集以下者，亦東家雜記例也。古但曰某氏譜，今日家譜者，子雲始有家牒。故隋唐志所載皆曰家譜也。標里居者，亦隋唐志韋呂諸家譜例也。廣文之爲譜，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余爲之推闡古義而後知其善也。繼自今，甯七公子孫世世續之，毋變廣文之法焉，其可也。

施氏家譜序

臨川李氏有言後世士大夫欲知敬宗收族之道要在立宗祠明譜系而已然譜系非易明也正倫之杜而附城南義府之李而附趙郡紹威之羅而附江東其蔽也實甚蓋譜者史家之支流也不知史法不可以爲譜慎而錄之於史爲筆區而別之於史爲削春秋之旨作史者宗焉明乎此而後可與言譜學矣郡城和義門施氏自明代遷鄞逮及於今凡十有二世咸豐初始建宗祠光緒丙子乃議修譜顧以舊譜旣佚諸家之譜牴牾而不可合也詳稽博考以定其例斷自所知奉太元府君

爲始祖而同縣諸施氏若夏莊若東郭若管江若黃公
林皆指其歧誤之處而一一辨之卽其本支亦且慎之
又慎而示子孫以收載之法數月書成吾友似庭孝廉
實來請序余觀其例而知施氏之譜蓋有得於史法也
若昔龍門自序源出程伯休父而系其別於司馬錯扶
風自傳源出令尹子文而系其別於班壹皆尊爲祖也
然龍門於趙魏諸別子不敢从略而扶風略之扶風於
祖父以上詳著八世而龍門則闕其二絕不敢造作名
字援繫他族以誣我先人斯不愧史氏之宗矣後之爲
譜者豈有不知此而能善其書哉餘姚施氏亦巨家也

顧其系則自秦漢以來聯貫而不絕此豈可信乎乃至合孟施少施爲一家而明著先聖之母之名諱抑何其誕妄不經也譜以收族非吾族而收之是謂瀆宗惡在其能敬耶吾願似庭以此譜示之庶幾乎知所法矣

青雷錢氏宗譜序

五季之世武肅王奮起八都式遏寇虐奄有十三州之地休養其民而生息之傳緒永久卒歸中國其有德於吾浙甚大武肅之孫康憲公以勲貴之胄開鎮東土爲明州興建隄防利及百世尤有功於吾郡也故其子孫散處鄉邑皆得蒙先人之蔭庇其本支保世滋大以綿

繩於弗替而青雷錢氏其一也青雷之宗蓋康憲長子昭顯君之後自宋卜居迨今八百年矣元明二代譜牒散亡至空亭先生以勝國遺老纂輯於

朝興之初盡具稿本而傳鈔無多族之賢者亦嘗相繼修之皆未有成帙也道光中吾友籍香君偕其弟啟陽君請於宗老彙諸家之錄勒成完書於是青雷之譜始有鐫本然於先世源流率仍舊譜之文亦未嘗博稽載籍有所考正著述之不能無遺議也固亦望後人踵而成之庶幾繼事者易爲力耳夫錢氏之譜非若它宗之無可稽也維昔武肅建國杭州嘗命其判官羅隱纂大

宗之譜昭示管內武肅自爲之序讀其文宏深肅穆有王者之象斯錢氏之所由盛也而若錢氏私誌吳越錢氏志皆足以旁資引據而爲溯本窮源者之一助世家之子孫所以可幸者此也然則東書不觀如籍談原伯魯其人當亦祖宗之所隱憾矣光緒初元錢之宗人復議修譜籍香君之子棠實主其事而吾門人鳳翰襄之鳳翰亦籍香君之子而啟陽君之嗣子也是能承二父之志參證史書以明世統而竟未竟之緒其宗人亦達心以和蘄於集事蓋自彭城伯以下逮於武肅自武肅以下逮於今代釐然有條不至蹈牽合附會之弊諸不

可考者姑存其疑以俟來哲是亦闕文例也期年告成
棠以其書來請裁定并乞弁言吾甚幸錢氏之世有令
嗣以克繼前人之業而推本於其祖宗之功德所以佑
啓後人者非淺鮮也故樂爲之序以綴之簡端

忻氏亦政堂支譜序

譜之爲言普也普敘吾族而不使有一人之遺也然則
君子欲收其族將必統族屬而譜之而無事於支譜之
作矣雖然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古者言動之記不
獨王官諸侯各君其國亦莫不有史氏之掌以記一國
之政墨氏所謂寶書者也例之於譜則凡支自爲譜者

殆如百二十國之書矣唐書有季氏房從譜通志有楊氏枝分譜皆支譜所由昉也陶公山忻氏爲吾鄆巨族其先自明代來端一府君有子四人別籍以其次伯季兩支逮今數百家叔子之裔增多矣而逮今亦不溢千家惟仲子靈山府君孫支繁衍逮今十有八世凡二千餘家別構祠許家嶼堂曰亦政舊有宗譜越四十餘年弗復葺同治甲戌乃議修本支之譜與諸房分帙延余主其事余爲之發凡起例條舉其說而投忻之宗人俾分纂之期年書成余作而言曰君子之於譜將以收其族也然不能無疏戚遠近之別也忻氏舊有譜四房公

修之今宗支愈盛矣族於議而弗悉協也合而舉之不若分而成之之易也由近以及遠由戚以及疏吾之支吾譜焉非吾之支夫豈無存收族之心而別爲之譜者孝弟之心人所同也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而謂人之所不能也各親其親而事無弗集矣支譜之作戚之也近之也固將舉一支之譜而例及於疏且遠也而亦何嫌於非普耶

正誼堂文集卷二